

# 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傳

## 容肇祖

### 引言

花月痕，舊傳爲江南名士作，謂“著者爲江南名士，游幕秦中，主人某太守，擁宦囊極豐，又耽於聲色，慕名士詩才，延之幕中，命侍姬及女公子輩，從之學詩。然每日祇授課一二小時，且亦有數日不至書室者，故名士從容吟歎，頗有餘閒，星晚露初，客懷寂寞，則往往課小說以自遣，命名曰花月痕。書成及半，太守偶至書房，無意中翻檢得之，讀而狂喜，促名士速竣其事，謂成書一卷，立贈五十金，并盛筵一席，蓋知名士性落拓，不如是，恐半途而廢，永無殺青時也。名士勉從所請，不半年而書成，有人攜之南中，不及鏤版，卽以鉛字印行。”（雷顛隨筆，引見蔣瑞藻小說考證卷八。）這說不可信者，可證明的有兩點，一作者魏秀仁爲福建侯官人，却非江南名士，花月痕中的主角韋癡珠亦說係東越人（見第二回）；一作者所依爲陝西巡撫王慶雲，却不是太守。雷顛要證明江南名士爲何人，引謝枚如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陔南山館詩話，一卽花月痕小說，謂“謝枚如名章鋌，福建長樂人，光緒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著有賭棋山莊詩集若干卷，魏君既與同時，或亦係同光朝人云。”（雷顛隨筆，見同上。）不知魏子安是福建人，非江南名士；雖長謝章鋌一歲，而却卒于同治之末，未到光緒時。花月痕作者自序作于咸豐戊午暮春，書當卽成于這年。小奢摩館脞錄說道，“花月痕一書，相傳爲湘人某作，非也。蓋實出於閩縣魏子安晚年手筆。子安早歲負文名，長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喜爲狹邪遊，所作詩詞駢儷，尤富麗魂縹。中年以後，乃折節學道，治程朱學最邃，言行不苟，鄉里以長者稱。一時言程朱者宗之。晚歲則事事爲身後誌墓計，學行益高，唯時念及早歲所爲詩詞，不忍割棄，乃託名眠鶴主人，成花月痕說部十六卷，以

前所作詩詞，盡行填入，流傳世間，即今所傳本也。子安與謝枚如章鋌同時，故卷首有枚如題詞。友人林淩南爲枚如所最稱賞，親侍警欬，曾爲余言及此。”（引見小說考證卷八。）這說亦有不盡然的。證以謝章鋌賭棋山莊文集卷五魏子安墓誌銘，便知這裏所說的話，根本可疑的有兩點，一則云“治程朱學最遂，……一時言程朱者宗之，”何以墓誌銘裏絕不提及？一則云“晚歲爲身後誌墓計……念及早歲所爲詩詞，不忍割棄，……成花月痕說部十六卷，”以墓誌銘所記，考定魏秀仁之年歲，以花月痕的自序所紀的歲月證知這書著作的年月，那時魏秀仁不過四十歲，他共活着五十六歲，不能說爲晚年？此外花月痕前有棲梧花史小傳，紀歌妓劉栩鳳事，花月痕裏所寫的劉梧仙字秋痕，即是這人，書末的一段戲曲，總括大意，也是爲這人寫的。全書便是從棲梧花史小傳演出，雖然內裏的詩詞堆塞太多，有銜賣文彩之譏，然而根本並不是爲着保存早歲詩詞而作，是很顯然的。雷顛隨筆又說，“書中章癡珠或言影李次青，然事跡殊不合。韓荷生，或謂即左宗棠，雖有相似處，亦未能畢肖。要之小說結構，大都真偽雜糅，虛實互用，興之所之，自爾成文，固不必膠柱鼓瑟以求也。”影李次青與左宗棠之事，由確知作者魏秀仁的生平，可以證明絕沒有這回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道：“卷首有太原歌妓劉栩鳳傳，謂‘傾心于逋客，欲委身焉’，以索值昂中止，將抑鬱憔悴死矣，則秋痕蓋即此人影子，而逋客實魏。章韓，又逋客之影子也。設窮達兩塗，各擬想其所能至，窮或類章，達當如韓，故雖寓一己，亦遂離而二之矣。”我以爲這話雖然說的很象，但是作者所處的時代，正在洪楊割據的時期。作者所依倚者爲王慶雲，爲人醇謹，由順天府尹而授陝西巡撫，歷山西巡撫，四川總督，僚幕相隨多年，曾未得一官半職。而曾國藩及他人等的僚幕，飛揚騰達者正多，其得意正如所說的韓荷生。謝章鋌魏子安墓誌銘所謂“其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是也。然則章以自喻，韓喻別人，魯迅所說設窮達兩途以寓一己，未必然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又說道，“子安名未詳，福建閩縣人”然而子安名秀仁，籍侯官而非閩縣。至今相去不過百年，而姓名籍貫已難詳如此，故詳考魏秀仁的生平而

爲之傳。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肇祖記。

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侯官人。

以上據謝章铤魏子安墓誌銘（賭棋山莊文集卷五。 以下簡稱“墓誌銘”。）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公歷1819），秀仁生。

肇祖案墓誌銘說，“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卽連舉丙午鄉試。” 丙午爲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是年年二十八推之，卽生於嘉慶二十四年。

父本唐，號又瓶，以這年中鄉試己卯科第一名解元。 而秀仁實爲其長子。

墓誌銘說，“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

同治修本福建通志卷百六十四選舉，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魏本唐榜，福州府魏本唐下注云，“第一名。 直隸知縣，改任臺灣訓導，永安，上杭教諭。”

謝章铤賭棋山莊文集卷二有“魏又瓶先生愛卓齋集序”，說道，“先生舉鄉試第一，謁選得縣令，不就，歸爲學官，持師道自重，尤勤於讀書，九經三史，點注屢徧。 發之於文，博而不見其雜也，容而不見其靡也。 氣勁而言有物有則，於劉董爲近。 彼貌襲者烏足以知之。”

道光元年辛巳（1821），秀仁年三歲。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秀仁年十八歲。 父官於外，任永安縣訓導，上杭縣教諭。

秀仁盡傳家學，而獨不利於童試。

福建通志卷百十二職官永安縣訓導“魏本唐”下注云，“道光十六年任。”

福建通志卷百十五職官上杭縣教諭“魏本唐”下注云，“道光十六年任。”

墓誌銘說，“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秀仁年二十二。 父改任臺灣縣訓導。

福建通志卷百十七臺灣縣訓導“魏本唐”下注云，“道光二十年任。”

又卷百十二永安縣訓導魏本唐下有劉岱封，注云“二十一年任。” 卷百十五上杭縣教諭魏本唐上有何繩武，注云“二十一年任。” 可證魏本唐兼任永安縣訓導，上杭縣教諭兩職，至道光二十年，五年任滿，故兩職皆易人繼任。 而魏本唐則遷任臺灣縣訓導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秀仁年二十七。父任臺灣縣訓導五年，至這年任滿。謝章铤墓誌銘所謂“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失人持家務，諸婦佐饔飧，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即指這時。

福建通志卷百十七臺灣縣訓導魏本唐下有陳景蕃，注云“二十五年任。”則魏本唐以這年任滿可知。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秀仁年二十八，始進縣學，即連中丙午科鄉試舉人。

墓誌銘說道，“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即連舉丙午鄉試。……家門方隆盛，君復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念，忽高視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秀仁年二十九。是年舉行丁未科會試。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秀仁年三十二。這年正月，清宣宗崩。舉行庚戌科會試。洪秀全舉兵起義，亦在這年。王慶雲以曾國藩保薦，由通政副使擢詹事，署順天府尹。

咸豐元年辛亥(1851)，秀仁年三十三。洪秀全稱太平天國天王在這年。王慶雲授戶部侍郎，仍署府尹。

咸豐二年壬子(1852)，秀仁年三十四。是年舉行壬子恩科會試。

咸豐三年癸丑(1853)，秀仁年三十五。是年舉行癸丑科會試。洪秀全據金陵。十一月，王慶雲爲陝西巡撫。

肇祖案墓誌銘說，“既累應春官不第，乃遊晉，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卒不能爲君大力。”疑道光丁未，庚戌，咸豐壬子，癸丑各科，秀仁皆參與會試，不第。

文壇百話說道，“閩縣王文勤慶雲撫晉，子安客幕中，花月痕即其時所作。”（見范烟橋中國小說史引。）肇祖案福建通志卷百六十四，載王慶雲爲嘉慶二十四年魏本唐榜舉人。魏秀仁會試入都，想當以同鄉及父親同年的關係往見王慶雲？王慶雲爲順天府尹時，疑秀仁或在其幕府中？此後慶雲爲陝西巡撫，爲山西巡撫，爲四川總督，疑秀仁皆客其幕中？謝章铤墓誌銘所謂“乃遊晉，遊秦，遊蜀，”疑遊秦在遊晉之先，語略倒轉。謝章铤賭棋山莊詩集

卷十二哭子安詩第二首自注云，“子安客川陝十數年”，實在是先陝後川，語亦先後倒轉。所云川陝十數年，縱使不是在王慶雲作順天府尹時爲幕客，想亦是這年隨王客陝西。由這年到咸豐十一年回閩，不過九年，所云十數年，疑舉大數言之？或者自道光二十七年或三十年會試不第後，旅京未返閩，作客十數年，謝章铤舉其旅居最久之川陝爲目，而略去燕晉兩地？實則併燕陝晉川四處作客，纔可計得十數年也。

咸豐四年甲寅(1854)，秀仁年三十六歲。十一月，王慶雲遷任山西巡撫，秀仁客其幕中。

文壇百話說，“閩縣王文勤慶雲撫晉，子安客幕中”，語頗可信。故據以列入。

咸豐七年丁巳(1857)，秀仁年三十九歲。六月，王慶雲擢任四川總督，秀仁隨幕入四川。

肇祖案上述王慶雲任職年月，皆據清史稿卷二百一十本傳，及疆臣年表所載。秀仁既客王入晉幕，則入四川爲隨王作幕可知。文壇百話說花月痕爲秀仁客晉幕時所作，語似有據。案花月痕卷首有棲梧花史小傳，所叙劉翹鳳流轉太原爲歌妓，如果是事實，則是他在山西幕府時所聞；或者逋客是影寫自己時，則又是在這時期的親身經歷。花月痕一書，疑由這年寫起，入蜀後次年方完成。眠鶴山人自序題爲“咸豐戊午暮春之望”，棲梧花史小傳亦題“戊午暮春望前一日定香主人撰”，皆在秀仁離山西後的一年，可證他在山西幕時，或者真的是多情善感之時也？

咸豐八年戊午(1858)，秀仁年四十。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三月，花月痕小說成，自爲之序，並爲棲梧花史小傳。

墓誌銘說，“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髀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循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沈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爲恂悅談譌，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君年四十矣。”

咸豐九年己未(1859)，秀仁年四十一。是年王慶雲兼署成都將軍。四月，王慶雲

遷兩廣總督，行次漢陽，以病乞罷。得免職。

咸豐十年庚申(1860)，秀仁年四十二。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清帝避難熱河。疑秀仁這幾年的境遇頗不好。

墓誌銘說，“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既而弟殉難，既而父棄養，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資裝俱盡。挾其殘書稗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

咸豐十一年辛酉(1861)，秀仁年四十三。是年歸至閩。始授徒自給。

謝章铤墓誌銘說道，“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閒，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踪跡日益親。”又案謝章铤賭棋山莊文集卷二與炯甫書說道，“今年四十有三矣，……舊年寄跡永安大嶺，其地四山環抱，甕居穴處，瘴氣塞戶牖，不及百日，一病幾死。”謝章铤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少秀仁一歲。謝四十三歲時爲同治元年(1862)，所云舊年，則咸豐十一年也。上云咸豐中，即指這年，可從謝章铤之病在永安證之，由此可證秀仁歸至閩之年爲咸豐十一年。

同治元年壬戌(1862)，秀仁年四十四。

謝章铤賭棋山莊文集卷二有與魏子安書，列在與炯甫書之後，與炯甫書作於這年，疑與魏子安書亦作於這年。又與魏子安書論及秀仁之父的文集，與炯甫書前有魏又瓶先生愛卓齋集序，即序其父的文集也，疑都作於這年。序末有云，“子安與余皆窮約不得志，果何術以張先生之業，因相與太息而不能已也。”則魏本唐的愛卓齋集在當時是沒有能力去刻印的。

謝章铤賭棋山莊詩集卷七有贈魏子安(秀仁)詩，說道，“一代才名魏子安，奇書百輩快傳觀。如何長向風塵下，不遣文章付寫官？”

又同卷七夕寄子安云，“杼柚何因唱大東，蕭疏星月暗寒空。天孫自抱支機石，不管人間雨又風。洗車何意見滂沱，孤負秋雲薄似羅。借問九張機畔錦，折枝花樣近如何？”這些詩，疑在這兩年中作。

同治二年癸亥(1863)，秀仁年四十五。謝章铤有留別魏子安詩。

賭棋山莊詩集卷八留別魏子安詩說道，“張劉俱盡後，破涕忽逢君。茅屋十年月，琴臺一片雲。（原註：子安前年自蜀歸。）得歸同養拙，此去忍離羣。寸管猶餘熱，登堂憶論文。所恨非年少，平生缺憾多。何方堪負米，近日少狂歌，試問他山石，誰迴滄海波，冰心貯熱血，噴勃待如何？”

同治八年己巳(1869)，秀仁年五十一。就館建甯之小湖？

賭棋山莊詩集卷十一有寄子安詩，序云，“時君就館建甯之小湖。君昔游秦，其故舊若陳梅莊刺史，王葦生司馬，今皆作古人矣。君書來，感慨及之。”詩云，“關門紫氣青嶂嶸，十載憐君叱馭行。累次干戈鎖往蹟，無多故舊識高名。何由倒屣迎王粲，且去當壚溷馬卿。太息小湖煙水闊，迢迢離夢話平生。”案這詩後第二首題爲“己巳五十初度”，疑秀仁以這年就館建甯之小湖。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秀仁年五十六歲。挈家之延平，卒于延平。

墓誌銘說道，“今年春，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

又說道，“君既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閒修治所著書，晨抄暝寫，汲汲顧影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離，卒年五十六。”

賭棋山莊詩集卷十二哭子安詩說道：“蓋棺長已矣，八口命孤懸。莫恃文章貴，長祈子弟賢。勞生原不樂，相見更何年。同作皋比客，龍蛇夢獨先。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將母情初盡，還山願竟虛。幽光終待發，試看百年餘。（原註：子安客川陝十數年，身經喪亂。其咄咄錄，詩話，等書，皆草創於是時。君歿時尚在母喪。）”

秀仁“性疏直，不齷齪，既數與世齟齬，乃擢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證。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卽篝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

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此者。”（墓誌銘。）

秀仁著書頗多，除花月痕小說外，謝章铤魏子安墓誌銘記其所作，有三十三種，茲列于下：——

陔南石經考四卷

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

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

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

石經訂顧錄二卷

西蜀石經殘本一卷

北宋石經殘本一卷

南宋石經殘本一卷

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

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

益都石經考一卷

開封石經考一卷

臨安石經考一卷

陔南山館詩話十卷

咄咄錄四卷

蹇蹇錄二卷

彤史拾遺四卷

三朝讜論四卷

故我論詩錄二卷

論詩瑣錄二卷

丹鉛雜識四卷

榕陰雜掇二卷

蠶桑瑣錄一卷

湖壩閒話一卷

懲惡錄一卷

幕錄一卷

巴山曉音錄一卷

春明撫錄四卷

銅仙殘淚一卷

陔南山館文錄四卷

陔南山館駢體文鈔一卷

陔南山館詩集二卷

碧花凝唾集一卷

關於上述的著作，謝章铤所說及的，茲更彙記于下：——

咄咄錄：墓誌銘說，“君憤廉恥之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

陔南山館詩話：墓誌銘說，“復依準邸報，博考名臣章奏，通入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 又賭棋山莊詩集卷八題子安所著書後云：“詩史一筆兼，孤憤固無兩。扁舟養羈魂，亂離憶疇曩。匪惟大事記，變風此其響。”

石經考：題子安所著書後云：“夥哉石經考，煌煌美而備。排比舉千年，刮摩極一字。亭林雖大儒，奪席不敢異。”

花月痕小說：題子安所著書後云：“有淚無地灑，都付管城子。醇酒與婦人，末路仍如此。獨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 又題詞云：“二十年來想見之，每聞淪落感鬚眉。傭書屢短才人氣，稗史空傳幼婦詞。天下傷心能幾輩，此生噩夢已如斯。閒階積葉蟲聲急，昂首秋風獨立時。”（案這詩賭棋山莊詩集中未錄，祇見于通行本花月痕前。花月痕前又有梁鳴謙及符兆綸題詞，梁與秀仁爲同科舉人，閩縣人。符亦與謝章铤以詩相贈答者。並記於此。）

陔南山館詩文集：賭棋山莊詩集卷十二爲子安商定詩文集即題其後云，“天地居然闢小湖，市門溷跡養真吾。風雲卽遂三升意，富貴由來一字無。始曉彼蒼培碩果，肯因濁俗泣窮途。參苓珍重相如病，長遣靈光上畫圖。

熱腸冷手苦鬚眉，況復牢騷滿肚皮。誰使馬遷成謗史，非關宋玉有微詞。  
雞蟲得失何須料，蛭蝨相憐各自知。太息卅年供笑罵，古愁拉雜一肩持。”